

十五家年譜叢書

一
函十六冊

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卷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原本

新城楊希閔鐵犏節錄

宋史本傳

王安石字介甫撫州臨川人父益都官員外郎安石少好讀書一過目終身不忘其屬文動筆如飛初若不經意既成見者皆服其精妙友生曾鞏攜以示歐陽修修爲之延譽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

有辨見慶曆二年

舊制秩滿許獻文求試館

職安石獨否再調知鄞縣起堤堰決陂塘爲水陸之利貸穀與民立息以償俸新陳相易邑人便之通判舒州文彥博爲相薦安石恬退乞不次進用以激奔競之風尋召試館職不就修薦爲諫官以祖母年高辭修以其須祿養言於朝用爲

羣牧判官請知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入爲度支判官時嘉祐三年也安石議論高奇能以辨博濟其說果於自用慨然有矯世變俗之志於是上萬言書以爲今天下之財日以困窮風俗日以衰壞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囂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財不足爲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爾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願監苟且因循之弊明詔大臣爲之以漸期合於當世之變臣之所稱流

俗之所不講而議者以爲迂闊而熟爛者也後安石當國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書俄直集賢院先是館閣之命屢下安石屢辭士大夫謂其無意於世恨不識其面朝廷每欲畀以美官惟患其不就也明年同修起居注辭之屢曰閣門吏齎敕就付之拒不受吏隨而拜之則避於廁吏置敕於案而去又追還之上章至八九乃受遂加制誥糾察在京刑獄自是不復辭官矣有少年得鬪鶡其儕求之不與恃與之昵輒持去少年追殺之開封當此人死安石駭曰按律公取竊取皆爲盜此不與而彼攜以去是盜也追而殺之是捕盜也雖死當勿論遂劾府司失入官府不伏事下審刑大理皆以府斷爲是詔放安石罪當詣閣門謝安石言我無罪不肯謝御史

舉奏之置不問時有詔舍人院無得申請除改文字安石爭之曰審如是則舍人不得復行其職而一聽大臣所爲自非大臣欲傾側而爲私則立法不當如此今大臣之弱者不敢爲陛下守法而強者則挾上旨以造合諫官御史無敢逆其意臣實懼焉語皆侵執政由是益與之忤以母憂去終英宗世召不起安石本楚士未知名於中朝以韓呂二族爲巨室欲籍以取重乃深與韓絳絳弟維及呂公著交三人更稱揚之名始盛有辨見嘉祐元年神宗在潁邸維爲記室每講說見稱輒曰此非維之說維之友王安石之說也及爲太子庶子又薦自代帝由是想見其人甫卽位命知江甯府數月召爲翰林學士兼侍講熙甯元年四月始造朝入對帝問爲治所先對

曰擇術爲先帝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當法堯舜何以太宗爲哉堯舜之道至簡而不煩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難但末世學者不能通知以爲高不可及爾帝曰卿可謂責難於君朕自視眇躬恐無以副卿此意可悉意輔朕庶同濟此道一日講席羣臣退帝留安石坐曰有欲與卿從容論議者因言唐太宗必得魏徵劉備必得諸葛亮然後可以有爲二子誠不世出之人也安石曰陛下誠能爲堯舜則必有皋夔稷契誠能爲高宗則必有傅說彼二子皆有道者所羞何足道哉以天下之大人民之眾百年承平學者不爲不多然嘗患無人可以助治者以陛下擇術未明推誠未至雖有皋夔稷契傅說之賢亦將爲小人所蔽卷懷而去爾帝曰何世無小人

雖堯舜之時不能無四凶安石曰惟能辨四凶而誅之此其所以爲堯舜也若使四凶得肆其讒慝則皋夔稷契亦安得苟食其祿以終身乎登州婦人惡其夫寢陋夜以刃斫之傷而不死獄上朝議皆當之死安石獨援律辨證之爲合從謀殺傷減二等論帝從安石說且著爲令二年二月拜參知政事上曰人皆不能知卿以爲卿但知經術不曉世務安石對曰經術正所以經世務但後世所謂儒者大抵皆庸人故世俗以爲經術不可施於世務爾上問然則卿所施設以何爲先安石曰變風俗立法度最方今之所急也上以爲然於是設制置三司條例司命與知樞密院事陳升之同領之安石合其黨呂惠卿任其事而農田水利青苗均輸保甲免役市易保馬

方田諸役相繼並興號爲新法遣提舉官四十餘輩頒行天下青苗法者以常平糴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均輸法者以發運之職改爲均輸假以錢貸凡上供之物皆得徙貴就賤用近易遠預知在京倉庫所當辦者得便宜蓄買保甲之法籍鄉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爲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戰陣免役之法據家貲高下各令出錢雇人充役下至單丁女戶本來無役者亦一概輸錢謂之助役錢市易之法聽人賒貸縣官財貨以田宅或金帛爲抵當出息十分之二過期不輸息外每月更加罰錢百分之二保馬之法凡五路義保願養馬者戶一匹以監收見馬給之或官與其直使自市歲一閱其肥瘠死病者補償方田之法

以東西南北各若干步當四十一頃六十六畝一百六十步爲一方歲以九月合作分地計量驗地土肥瘠定其色號分爲五等以地之等均定稅數又有免行錢者約京師百物諸行利入厚薄皆合納錢與免行戶祇應自是四方爭言農田水利古陂廢堰悉務興復又令民封狀增價以買坊場又增茶鹽之額又設措置河北糴便司廣積糧穀於臨流州縣以備饋運由是賦斂愈重而天下騷然矣御史中丞呂誨論安石過失十事帝爲出誨安石薦呂公著代之

有辨見熙寧二年韓琦諫

疏至帝感悟欲從之安石求去司馬光答詔有士夫沸騰黎民騷動之語安石怒抗章自辯帝令巽詞謝令呂惠卿諭旨韓絳又勸帝留之安石入謝因爲上言中外大臣從官臺諫

朝士朋比之情且曰陛下欲以先王之正道勝天下流俗故與天下流俗相爲重輕流俗權重則天下之人歸流俗陛下權重則天下之人歸陛下權者與物相爲重輕雖千鈞之物所加損不過銖兩而移今奸人欲敗先王之正道以沮陛下之所爲於是陛下與流俗之權適爭輕重之時加銖兩之力則用力至微而天下之權已歸於流俗矣此所以紛紛也上以爲然安石乃視事琦說不得行安石與光素厚光援朋友責善之義三詒書反復勸之安石不樂用光副樞密光辭未拜而安石出命遂寢公著雖爲安石所引亦以請罷新法出知潁州御史劉述劉琦錢顛孫昌齡王子韶程顛張戩陳襄陳薦謝景温楊繪劉摯諫官范純仁李常孫覺胡宗愈皆

不得其言相繼去驟用秀州推官李定爲御史知制誥宋敏
求李大臨蘇頌封還詞頭御史林旦薛易朝范育論定不孝
皆罷逐翰林學士范鎮三疏言青苗奪職致仕惠卿遭喪去
安石未知所託得曾布信任之亞於惠卿三年十二月拜中
書門下平章事明年春京東河北有烈風之異民大恐帝批
付中書令省事安靜以應天變放遣兩路募夫責監司郡守
不以上聞者安石執不下開封民避保甲有截指斷腕者知
府韓維言之帝問安石安石曰此固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
足怪今士大夫睹新政尙或紛然驚異况於二十萬戶百姓
固有蠢愚爲人所感動者豈應爲此遂不敢一有所爲耶帝
曰民言合而聽之亦不可不畏也東明或遮宰相馬訢助役。

錢安石白帝曰知縣賈蕃乃范仲淹之婿好附流俗致民如是又曰治民當知其情僞利病不可示姑息若縱之使妄經省臺鳴鼓邀駕恃眾僥倖則非所以爲政其強辨背理類此帝用韓維爲中丞安石憾曩言指爲善附流俗以非上所建立因維辭而止歐陽修乞致仕馮京請留之安石曰修附麗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

朝廷留之安用乃聽之

有辨見熙甯四年

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安

石謂罰輕不足以阻奸至比之共鯨靈臺郎尤瑛言天久陰星失度宜退安石卽黥隸英州唐垌本以安石引薦爲諫官因請對極論其事謫死文彥博言市易與下爭利致華嶽山崩安石曰華山之變殆天意爲小人發市易之起自爲細民

久困以抑兼併爾於官何利焉闕其奏出彥博守魏於是呂

公著韓維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

此總前以韓呂為巨室語已有辨

歐陽修

文彥博薦已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

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餘力禮官議正太廟太祖東嚮之

位安石獨議定還僖祖於祧廟議者合爭之弗得

此後來程伊川亦以

介甫議為是韓維司馬光議為非有辨見治平四年

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士

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衛之士

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卒為杖衛士

斥內侍安石猶不平王韶開熙河奏功帝以安石主議解玉

帶賜之

有辨見熙寧七年

七年春天下久旱饑民流離帝憂形於色

對朝嗟嘆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數堯湯所

不免此不足招聖慮但當修人事以應之帝曰此豈細事朕所以恐懼者正爲人事之未修爾今取免行錢太重人情咨怨至出不遜語自近臣以至后族無不言其害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爲天旱更失人心安石曰近臣不知爲誰若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佾所爲爾馮京曰臣亦聞之安石曰士大夫不逞者以京爲歸故京獨聞此言臣未之聞也監安上門鄭俠上疏繪所見流民扶老攜幼困苦之狀爲圖以獻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俠又坐竄嶺南慈聖宣仁二太后流涕謂帝曰安石亂天下帝亦疑之遂爲觀文殿大學士知江甯府自禮部侍郎超九轉爲吏部尙書呂惠卿服闋安石朝夕汲引之至是白爲參知政事又乞召韓絳代已二人

守其成模不少失時號絳爲傳法沙門惠卿爲護法善禪而
惠卿實欲自得政忌安石復來因鄭俠獄陷其弟安國又起
李士實獄以傾安石絳覺其意密白帝請召之八年二月復
拜相安石承命卽倍道來三經義成加尙書左僕射兼門下
侍郎以子雱爲龍圖閣直學士雱辭惠卿勸帝允其請由是
嫌隙愈著惠卿爲蔡承禧所擊居家俟命雱風御史中丞鄧
綰復彈惠卿與知華亭縣張若濟爲奸利事置獄鞠之惠卿
出守陳十月彗出東方詔求直言及詢政事之未協於民者
安石率同列疏言晉武帝五年彗出軫十年又有彗而其在
位二十八年與乙巳占所期不合蓋天道遠先王雖有官占
而所信者人事而已天文之變無窮上下傳會豈無偶合周

公召公豈欺成王哉其言中宗享國日久則曰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不聽荒甯其言夏商年所亦曰德而已

閔案觀所引嚴

恭寅畏之言則知天變不足畏之說出於仇黨影附之詞耳蔡氏於洪範傳條亦辨及之

裨竈言火而驗欲禳之國僑不聽則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僑終不聽鄭亦不火又如裨竈未免妄誕況今星士哉所傳占書又世所禁謄寫譌誤尤不可知陛下盛德至善非特賢於中宗周召所言則既閱而盡之矣豈須愚瞽復有所陳竊聞兩宮以此爲憂望以臣等所言力行開慰帝曰聞民間殊若新法安石曰祁寒暑雨民猶怨咨此無庸卹帝曰豈若並祁寒暑雨之怨亦無耶安石不悅退而屬疾卧帝慰勉起之其黨謀曰今不取上素不喜者暴進用之則權輕將有窺人間隙者安石是

其策帝喜其出悉從之

閱案當時為上素所不喜而暴進用者並無實據皆影附之謗言後來吳

充為相乃

時出師安南謀得其露布言中國作青苗助役之

法窮困生民我今出兵欲相拯濟安石怒自草勅勝詆之

有辨

見熙寧八年

閱案勅勝具存與所言毫不相應直是偽造謠言恫喝朝廷耳

華亭獄久不成雱以

屬門下客呂嘉問練亨甫共議取鄧綰所列惠卿事雜他書

下制獄安石不知也省吏告惠卿於陳惠卿以狀聞且訟安

石曰安石盡棄所學隆尙縱橫之末數方命矯令罔上要君

此數惡力行於年歲之間雖古之失志倒行而逆施者殆不

如此又發安石私書曰無使上知者帝以示安石安石謝無

有歸以問雱雱言其情安石咎之雱憤恚疽發背死

有辨見熙寧九年

年安石暴縮罪云為臣子弟求官及薦臣婿蔡卞遂與亨甫

皆得罪縮始以附安石居言職及安石與惠卿相傾極力助
攻惠卿上頗厭安石所爲縮懼失勢屢留之於上其言無所
願忌亨甫險薄諂事雱以進至是皆斥安石之再相也屢謝
病求去及子雱死尤悲傷不堪力請解機務上益厭之罷鎮
南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江甯府明年改集禧觀使封舒國
公屢乞還將相印元豐二年復拜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換
特進改封荆哲宗立加司空元祐元年卒年六十八有辨見
卷一首
贈太傅紹聖中謚曰文配享神宗廟庭崇甯三年又配食文
宣王廟列於顏孟之次追封舒王欽宗時楊時以爲言詔停
之高宗用趙鼎呂聰問言停宗廟配享削其王封初安石訓
釋詩書周禮既成頒之學官天下號曰新義晚居金陵又作

字說穿鑿附會其流入於佛老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主司

既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說先儒傳註一切廢不用黜春

秋之書使不列於學官至戲目為斷爛朝報有辨見熙甯八年安石

未貴時名振京師性不好華腴自奉至儉或衣垢不澣面垢

不洗世多稱其賢蜀人蘇洵獨曰是不近人情者鮮不為大

奸慝作辨奸論以刺之謂王衍盧杞合為一人有辨見嘉祐八年安

石性强忮遇事無可否自信所見執意不回至議變法而在

廷交執不可安石傳經義出己意辨論輒數百言眾不能屈

甚者謂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罷黜中外老

成人幾盡多用門下儂慧少年久之以旱引去泊復相歲餘

罷終神宗世不復召凡八年子雱

雱字元澤爲人慄悍陰刻無所顧忌性敏甚未冠已著書數萬言年十三得秦卒言洮河事嘆曰此可撫而有也使西夏得之則吾敵強而邊患博矣其後王韶開熙河安石力主其議蓋兆於此舉進士調旌德尉雱氣豪脾睨一世不能作小官作策三十餘篇極論天下事又作老子訓傳及佛書議解亦數萬言時安石執政所用多少年雱亦欲預選乃與父謀曰執政子雖不可預事而經筵可處安石欲上知而自用乃以雱所作策及注道德經鏤板鬻於市遂傳達於上鄧綰曾布又力薦之召見除太子中允崇政殿說書神宗數留與語受詔撰詩書義擢天章閣侍制兼侍講書成遷龍圖閣直學士以病辭不拜

有辨見熙甯四年

安石更張政事雱實導之常稱商

鞅爲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法不行有辨見熙甯四年安石與程

顥語勇囚首跣足攜婦人冠以出問父所言何事曰以新法

數爲人所沮故與程君議勇大言曰臬韓琦富弼之頭於市

則法行矣安石遽曰兒誤矣有辨見熙甯三年卒時才三十三特贈

左諫議大夫

論曰朱熹嘗論安石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

爲己任被遇神宗致位宰相世方仰其有爲庶幾復見二帝

三王之盛而安石乃汲汲以財利兵革爲先務引用凶邪排

擯忠直躁迫強戾使天下之人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卒之羣

奸嗣虐流毒四海至於崇甯宣和之際而禍亂極矣此天下

之公言也昔神宗欲命相問韓琦曰安石何如對曰安石爲

翰林學士則有餘處輔弼之地則不可神宗不聽遂相安石此雖宋室之不幸亦安石之不幸也

考略曰四庫全書目錄曰宋史元託克託等撰大旨在於表章道學其餘皆姑以備數故疏舛蕪蔓僕數難窮又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近日行狀墓志家傳多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失實人多喜之本與正史不合今案安石史傳采之私書甚多而未有一字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卽其所見稱於當世大賢者本傳亦不存一字今卽名臣言行錄所載出於邵氏聞見錄司馬涑水記聞諸書可考而知者略著於篇中使後之覽者知有所自來云

宋黃山谷書王荆公騎驢圖

荆公晚年刪定字說出入百家語簡而意深常自以爲平生精力盡於此書好學者從之請問口講手畫終席或至千餘言金華俞紫琳清老嘗冠秃巾衣埽塔服抱字說追逐荆公之驢往來法雲定林過八功德水道遙湖亭之上龍眠李伯時曰此勝事不可以無傳也

考略曰公歸鍾山後優游山水間往來昭慶定林八功德水所與游皆清尙之士若李伯時米元章蔡天啓葉致遠詩人俞秀老清老是也所騎者驢也所發揮於古學者字說也抱字說而追逐於公驢後者清老也曰是勝事不可而無傳而因爲騎驢圖者李伯時也時有見其圖而曰騎

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蘇子瞻也越二百餘年
曠世相感者元人張伯雨也其詩曰班馬文章老琢磨咎
夔心跡半彫訛執鞭願作鍾山吏一袂字書隨白騾古無
不朽之畫而是圖得長存則以書其上者山谷道人黃魯
直也山谷云荆公之門晚多佳士以此

閱案公門人陸農師佃陶山集尙有書王荆公游鍾山
圖後一篇今補錄於此 荆公退居金陵多騎驢游鍾
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
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輿爲予圖
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驥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荆
公如平生予書法雲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

荆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爲愈也旣覺悵然自失念昔橫
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閱二紀無以異於昨夕之夢人
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爲我圖之乎吳郡陸佃農師題

宋陸放翁入蜀記

乾道六年七月八日晨至鍾山道林真覺大師塔焚香塔在
太平興國寺上寶公所葬也塔中金銅寶公像有銘在其膺
蓋王文公守金陵時所作僧言古像取入東都啓聖院祖宗
時每有祈禱啓聖及此塔皆設道場考之信然塔西南有小
軒曰木末其下皆大松髯甲天矯如蛟龍往往數百年物木
末蓋後人取文公詩木末北山雲冉冉之句名之建康志謂
公自命此名非也塔後又有定林菴舊聞先君言李伯時畫
文公像於菴之昭文齋壁著帽束帶神采如生文公沒齋常
扃閉遇重客至寺僧開戶客忽見像皆驚聳覺生氣逼人寫
照之妙如此今菴經火尺椽無復存者予乙酉秋嘗雨中獨

來游留字壁間後人移刻巖石讀之感歎蓋已五六年矣歸途過半山少留半山者文公舊宅所謂報甯禪院也自城中上鍾山此爲中途故曰半山殘毀尤甚寺西有土山今謂之培塿亦後人取文公詩所謂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名之也寺後又有謝安墩文公詩云在治城西北卽此是也

考略曰務觀爲陸佃農師之孫農師事荆公甚久故務觀每言荆公事甚詳思慕亦甚切卽此一記亦可作荆公仕宦歸來山居一小傳也公有昭文齋詩自註云米黻題子定林所居因作詩曰我自中山客何緣有此名當緣琴不鼓人不見虧成今李本云人見有虧成似與第三句不合。

宋陸象山荆國王文公祠堂記

唐虞三代之時道行乎天下夏商叔葉去治未遠公卿之間猶有典刑伊尹適夏三仁在商此道之所存也周歷之季跡熄澤竭人私其身士私其學橫議蠶起老氏以善成其私長雄於百家竊其遺意者猶皆逞於天下至漢而其術益行子房之師實維黃石曹參避堂以舍蓋公高惠收其成績波及文景者二公之餘也自天子之皇皇沮溺接輿之徒固已竊議其後孟子言必稱堯舜聽者爲之藐然不絕如綫未足以喻斯道之微也陵夷數千百載而卓然復見斯義豈不偉哉裕陵之得公問唐太宗何如主公對曰陛下每事當以堯舜爲法太宗所知不遠所爲未盡合法度裕陵曰卿可謂責難

於君然朕自視眇然恐無以副此意卿宜悉意輔朕庶同濟
此道自是君臣議論未嘗不以堯舜相期及委之以政則曰
有以助朕勿惜盡言又曰須督責朕使大有爲又曰天生俊
明之才可以覆庇生民當與之戮力若虛捐歲月是自棄
也秦漢而下南面之君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
之聞斯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曾魯公曰聖知如
此安石殺身以報亦其宜也公曰君臣相與各欲致其義耳
爲君則欲自盡君道爲臣則欲自盡臣道非相爲賜也秦漢
而下當塗之士亦嘗有知斯義者乎後之好議論者之聞斯
言也亦嘗隱之於心以揆斯志乎惜哉公之學不足以遂斯
志而卒以負斯志不足以究斯義而卒以蔽斯義也昭陵之

日使還獻書指陳時事剖析弊端枝葉扶疏往往切當然覈其綱領則曰當今之法度不合乎先王之法度公之不能究斯義而卒以自蔽者固見於此矣其告裕陵蓋無異指勉其君以法堯舜是也而謂每事當以爲法此豈足以法堯舜者乎謂太宗不足法可也而謂其所爲未盡合法度此豈足以度越太宗者乎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公疇昔之學問熙甯之事業舉不遁乎使還之書而排公者或謂容悅或謂迎合或謂變其所守或謂乖其所學是尙得爲知公者乎氣之相迕而不相悅則必有相訾之言此人之私也公之未用固有素訾公如張公安道呂公獻可蘇公明允者夫三公者之不悅於公蓋生於氣之所迕公之所蔽則有之矣何至如三公之

言哉英特邁往不屑於流俗聲色利達之習介然無毫毛得
以入於其心潔白之操寒於冰霜公之質也埽俗學之凡陋
振弊法之因循道術必爲孔孟勳績必爲伊周公之志也不
蘄人之知而聲光赫奕一時鉅公名賢爲之左次公之得此
豈偶然哉用逢其時君不世出學焉而後臣之無愧成湯高
宗君或致疑謝病求去君爲責躬始復視事公之得君可謂
專矣新法之議舉朝謹譁行之未幾天下洶洶公方秉執周
禮精白言之自信所學確乎不疑君子力爭繼之以去小人
投機密贊其決忠樸屏伏儉狹得志曾不爲悟公之蔽也典
禮爵刑莫非天理洪範九疇帝實錫之古所謂憲章法度典
則者皆此理也公之所謂法度者豈其然乎獻納未幾裕陵

出諫院疏與公評之至簡易之說曰今未可爲簡易修立法度乃所以簡易也熙甯之政萃於是矣釋此弗論尙何以費詞於建置之末哉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人心也人者政之本也身者人之本也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末不可得而治矣大學不傳古道榛塞其來久矣隨世而就功名者淵源又出於老氏世之君子天常之厚師尊載籍以輔其質者行於天下隨其分量有所補益然而不究其義不能大有所爲其於當時之弊有不能正則依違其間稍加潤飾以幸無禍公方恥斯世不爲唐虞其肯安於是乎蔽於其末而不究其義世之君子未始不與公同而犯害則異者彼依違其間而公取必焉故也熙甯排公大抵極詆訾之

言而不折之以至理平者未一二而激者居八九上不足以
取信於裕陵下不足以解公之蔽反以固其意成其事新法
之罪諸君子固分之矣元祐大臣一切更張豈所謂無偏無
黨者哉所貴乎王者瑕瑜不相掩也古之信史直書其事是
非善惡靡不畢見勸懲鑑戒後世所賴抑揚損益以附已好
惡用失情實小人得以藉口而激怒豈所望於君子哉紹聖
之變甯得而獨委罪於公乎熙甯之初公固逆知已說之行
人所不樂既指爲流俗又斥以小人及諸賢辨公已甚之辭
亦復稱是兩下相激事愈戾而理益不明元祐諸公可易轍
矣又益甚之六藝之正可文奸言小人附託何所不至紹聖
用事之人如彼其傑新法不作豈將遂無所竄其巧以逞其

志乎反復其手以尊崇甯之奸者實元祐三館之儲元豐之末附麗匪人自爲定策至造作以誣首相則疇昔從容問學慷慨陳義而諸君子之所深與者也格君之學克知灼見之道不知自勉而戛戛於事爲之末以分異人爲快使小人得間順投逆逞其致一也近世學者雷同一律發言盈庭豈善學前輩者哉公世居臨川罷政徙於金陵宣和間故廬邱墟鄉貴人屬縣立祠其上紹興初嘗加葺焉逮今餘四十年墮圯已甚過者咨嘆今怪力之祠絲絲不絕而公以蓋世之英絕俗之操山川炳靈殆不世有廟貌弗嚴邦人無所致敬無乃議論之不公人心之畏疑使至是耶郡侯錢公朞月政成人用輯和繕學之旣慨然徹而新之視舊加壯爲之管鑰掌

三才公全譜 卷四
於學官以時祠焉予初聞之竊所致嘆既又屬記於余余固
悼世學之不講士心不明隨聲是非無所折衷公爲使時舍
人曾公復書切磋有曰足下於今最能取於人以爲善而比
聞有相曉者足下皆不足之必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
竊不自揆得從郡侯敬以所聞薦於祠下必公之所樂聞也
淳熙十有五年戊申正月初吉邦人陸九淵記

考略曰象山作此記自謂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子
於諸儒講學之書無能爲役獨於先生此記所謂公之質
公之志公之蔽與夫元祐大臣之更張紹聖小人之報復
兩下相激禍變有由先生自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洵不
誣矣故予於從來是非荆公者亦惟於此記尤樂觀也先

生作此記時去荆公沒一百有三年中間洛蜀黨交相排擊其言盈天下若蘇氏之辨奸錄於宋文鑑又宋名臣言行錄盡采之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溫公瓌語魏氏東軒筆錄諸書所謂同志之士猶不能盡察若此類非耶先生沒而後世詆訶此記者又成一大公案然則荆國公案又將何時而了耶顧予於此亦有不能釋然於斯文者其於援引老氏抹殺漢唐謂公之學不造本源而悉精畢力於其末則猶是講學論治漸漬於南渡習氣夫道有本有末天下事亦有本有末末不見則本何由而明事不成則道何由而著故善言道術者惟考其行事善惡而本末具在功過自明則論荆公亦第如先生言公之質公之志公之蔽

足矣又何必區心與事於本末之間而使人汗漫莫測其

所由來哉故予於斯記別為裁截而錄之

閱案蔡氏將原文裁截去數百

字今卻仍錄全文於此

郡侯錢公者錢象祖字伯同錢塘人五世祖

暄以嘉祐八年知撫州淳熙十三年象祖繼知撫州

元吳草廬臨川王文公集序

唐之文能變八代之敝追先漢之蹤者昌黎韓氏而已河東柳氏亞之宋文人視唐爲盛惟廬陵歐陽氏眉山二蘇氏南豐曾氏臨川王氏五家與唐二子相伯仲自漢東都以逮於今駸駸八百餘年而合唐宋之文可稱者僅七人焉則文之一事誠難矣哉荆國文公才優學博而識高其爲文也度越輩流其行卓其志堅超超富貴之外無一毫利欲之汨少壯至老死如一其爲人如此其文之不易及也固宜宋政和間官局編書諸臣之文獨臨川集得預其列靖康之禍官書散失私集竟無完善之本弗如歐集老蘇大蘇之集盛行於時也公絕類之英間氣所生同時文人雖或意見素異尙且推尊

公文口許心服每極其至而後來卑陋之士不滿其相業因
並廢其文此公生平所謂流俗胡於公之死後而猶然也金
谿危素好古文慨公集之零落搜索諸本增補校訂總之凡
若干卷比臨川金陵麻沙浙西數處舊本頗爲備悉請予序
其成噫公之文如天之日星地之海嶽奚資於序而公相業
所或不滿者亦鮮究其底裏何也公負蓋世之名遇命世之
主君臣密契殆若管葛主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民臣
以至公至正之心欲堯舜其君然而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
孟之學也公之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不以其所未
明未能自少徒以其所已明已能自多毅然自任而不回此
其蔽也一時之議公者非偏則私不惟無以開其蔽而亦何

能有以愜公論哉論之平而當足以定千載是非之真者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乎

考略曰草廬稱頌荆公大意與象山同至謂公之學雖博所未明者孔孟之學也才雖優所未能者伊周之才也則亦猶是南渡後講學論人習氣又謂論之平而當其惟二程朱陸四子之言質之遺書大全等書猶不能無疑焉同時虞伯生亦有重建文公祠記其言曰至順二年冬中順大夫撫州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塔不台侯始至郡明年故翰林學士吳公就養郡中過故宋丞相荆國王文公之祠見其頽圯而嘆焉侯爲之言曰是吾責也乃出俸錢命郡吏某使經營焉告成侯欲傳其事於石按郡志崇甯四年

三才公全言卷四
郡守田某爲堂肖公像而祀之淳熙十五年郡守錢某更
築祠而象山陸公九淵爲之記公故宅在城東偏鹽步嶺
有祠在焉作而新之則侯用吳之言也郡人危素將重刻
公文集吳公爲序旣而吳公薨侯是以徵文於余也予因
節錄之而附於此可以知建祠之有由來云

明章汝明王文公集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臨川邑侯象山應君刻荆國王文公集謂
衮邑人也宜有以敘其事昔我象山陸文安公敘公祠堂於
宋草廬吳文正公敘公文集於元二公皆命世大儒其事核
而精其文直而肆公之純疵得失猶方員之囿於規矩也予
未小子安敢復有所贅然竊惟公之相業所以未能成先資
之信快人心之公者直以變法之故爾二公之言雖已抉發
隱義提挈宏綱而其端緒曲折尙若有未暇及者故雖不敏
不敢過避焉夫善觀人者必驗乎心跡善爲治者必核乎名
實心跡不明則名實不正名實不正則爵祿廢置生誅予奪
皆失其道而天下之治靡矣若公與神宗之事豈非千萬世

名實不正之最甚者乎宋之有天下燕雲盡失契丹已強於北元昊繼起兵力又奪於西不能數戰則其勢不得不出於求和轉輸金繒每歲不貲卑禮甘言惟恐挑禍漢之文景國辱而民不困時則有文景之辱而無文景之利此蓋慄然不可恃以常安之勢也治平熙甯之際上刻下弊綱紀法度根本枝葉無不受病譬如中年之人雖容色言動無異少時然縱恣之餘腹心肝鬲之疾纏綿膠固待時而發此蓋斷然不容怠忽玩愒之時也神宗深知天下之勢將欲大有所爲而又不御游畋不治宮室眷求義德與圖治理誠曠世一出人臣所當效力致死之君也乃公之節行文章旣已大過於人而道德經濟又獨惓惓以身任之當仁宗在位之日使回一

書究極治體直欲化裁三代以趣時變與區區隨世遷就諸人規模夙別繼論時政則語意益切岌然如禍亂之逼乎其後賈太傅之痛哭劉賢良之剴切可謂異世同符矣有臣如此蓋亦曠世一出人君所當虛己委任共享天心者也夫其君臣相遇如此而時勢所值又當否泰安危往來消長之際然則公與神宗所以悉心謀議創制立法而將以伸其大有爲之志於天下豈但君臣之分義則然固亦天命人心所不容已也今考當時常平倉司馬公所謂三代之良法放青苗錢之害小廢常平倉之害大者也積滯不散侵移他用平時旣無補於貧民必待年凶物貴然後出糶而所及者又皆城市游手之輩况穀貴則減價而糶惟富民爲能應其糶穀賤

則增價而糴惟富民爲能應其糴貧民下戶旣無可糴又不
能糴勢不免於借貸蘇頲濱曰天下之人無田以爲農無財
以爲商禁而勿貸不免轉死於溝壑使富民爲貸則用不仁
之法收大半之息不然亦不免脫衣避屋以爲質民受其困
而上不享其利周官之法使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其貴賤
而以國服爲息今可使郡縣盡貸而任之以其土著之民頴
濱此論則公所行青苗錢之法也考之於古景公之於齊子
皮之於鄭司城子罕之於宋旣皆以貸而得民驗之於今則
前此陝西一路已翕然稱便矣然則青苗之放乃所以救常
平之失而修耕斂補助之政也古者民多則國強民少則國
弱兵無非民故也宋自雍熙端拱以來西北多事朝廷爭言。

募兵既募征行之兵又募力役之兵大率非游手之徒則亡命之輩於是始聚百萬之兵而仰食於縣官非如漢唐之初有事則擐甲胄以蹈行陳無事則服田積穀以廣軍儲冗而無制則老弱參半而不堪戰鬪聚而不散則偃蹇驕惰而易於爲亂而上下以爲得半方且盡用衰世培克之術剝吾民以啗之及不可用則又爲之俯首以事驕虜而使此輩自安於營伍之中況是時京東京西淮南諸路劇盜如王倫張海輩肆意橫行建旗鳴鼓官吏逢迎入城與之宴飲雖有番戍之兵如入無人之境制兵之壞莫甚於此此公保甲之法所由行也其要在於訓練齊民使皆可戰稍復府兵之舊以減募兵舒民力當時蘇子瞻極言養兵之害而欲訓練州縣之

土兵以省禁兵意亦如此然必畿甸就緒乃以漸推之於天下始但隸於司農以捕盜賊繼乃肄習武事定其賞罰而隸於兵部其政令一聽於樞密蓋公所以計之者審矣民情莫不欲富亦莫不欲逸也宋至中葉役法大壞產破家亡視爲常事而衙前州役爲甚韓絳則言民有父自經死冀免其子逐嫁祖母與母析居以圖避免者司馬公則言自置鄉戶衙前以來民益困乏不敢營生多種一桑多置一牛畜二年之糧藏十匹之帛則已目爲富戶搜充衙前吳充則言鄉役之中衙前爲重至有家貲已竭而逋負未除子孫旣歿而鄰保猶逮田地不敢多耕骨月不敢義聚者然則當役之家出錢以雇役坊廓女戶品官之家斂錢以助役官又爲之賣坊場

給間田以充雇值固先王致民財以祿庶人在官之意也况公之爲是法也揭示一月民無異詞乃著爲令令下之日物情大快於是始行諸天下而亦各從其便以爲法此則雇役法之大略也諸路上供歲有定數年有豐凶故其辦有難易道有遠近故勞費有多寡典領之官專務取贏內外不相知饒乏不相補四方有倍蓰之輸中都有半價之鬻徒使富商大賈乘公私之急以擅輕重斂散之權而農民重困國用無餘於是均輸之法行焉先王之於商也未嘗不欲抑之以懲游末亦未嘗不欲厚之以通貨賄其於民也固嘗補助於耕斂之時又欲周給於祭祀喪紀困迫之日此周官泉府之法所以爲厚也今雖萬室之邑然貨之滯而不售民之欲賒且

貸者已不貲矣而況都會之地哉公之所以創爲市易之法者固將抑兼併以厚商賈備經制以利民用而必量取一分二分之息者亦欲其仁可繼爾諸監旣廢賦牧地以佐芻粟諸兵騎戰仰給市馬而義勇保甲之馬復從官給番部養馬旣不能行各邊市馬又患不足此戶馬保馬之法所由以行也然戶馬則蠲科賦保馬則蠲征役而馬又皆從官給也藉使有或少屬於民則亦斟酌修改之而已國固可乏馬馬顧可使獨在邊番而成周邱甸所出之馬豈皆官養之耶若夫熙河一事西控吐番東蔽涇涼夏人右臂實維茲地若使彼間而取之則豈惟鄭延一路不解甲哉將秦隴復受兵矣而西域之不可通無論也此公所以銳意於王韶之策與宋之

於北虜雖慙於納賂亦怯於用兵惟怯故彼得肆無厭之求
惟慙故此常懷憤恨之意然既不能攻之以雪其慙則亦驕
之以圖其後未有不能攻之又不能驕之而睢盱以幸目前
之安者此公所以割地畀遼且曰將欲取之必固與之也他
如銷併軍營修復水利罷詩賦頒經義與夫方田之法之類
雖若紛然並出於一時然君以堯舜其民之心堅主之於上
臣以堯舜其君之心力贊之於下要皆以爲天下而非私己
也諸臣若能原其心以議其法因其得以救其失推廣以究
未明之義損益以矯偏勝之情務在協心一德博求賢才以
行新法宋室未必不尙有利也而乃一令方下一謗隨之今
日闕然而攻者安石也明日譁然而議者新法也臺諫借此

以賈敢言之名公卿藉此以邀卹民之譽遠方下吏隨聲附和以自託於廷臣之黨而政事之堂幾爲交惡之地且當是時下則未有不逞之民指新法以爲倡亂之端遠則未有三虜之使因新法而出不遜之語而搢紳之士先自交搆橫潰洶洶如狂人挾勝心牢不可破祖宗之法概以爲善其果皆善乎新創之法概詆爲惡其果皆惡乎抑其爲議有一人之口而自相牴牾如蘇頴濱嘗言官自借貸之便而乃力詆青苗錢之非司馬公在英宗之時嘗言農民租稅之外當無所與衙前當募民爲之而乃力詆雇役之非蘇子瞻嘗言不取靈武則無以通西域西域不通則契丹之強未有艾而乃力詆熙河之役之非又如己非雇役不可行而他日又爭

不可罷之類是也有事體相類自來行之則以爲是公行之則以爲非如河北弓箭社實與保甲相表裏蘇子瞻請增修社約並加存卹而獨深惡保甲法之類是也青苗錢之放專爲資業貧民不使富民乘急以邀倍稱之息司馬韓歐諸公旣極言此錢不可放則亦求所以抑兼併而振貧弱可也乃徒訟此之非利而不顧彼之爲害何耶蘇子瞻論雇役至謂士大夫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厨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盛觀似此之類旣非眞知是非之定論亦非曲盡利害之訐謨宜公概謂流俗而主之益堅行之益力也一時議論旣如此矣而左右記注之官異時紀載之筆又皆務爲巧詆至如離析文義單摭數語而張皇之而三不足之說

公之所以告君者何嘗如是也然則當時所以攻新法者非實攻新法也惡公而并及其法爾昔者桓公舉夷吾於士師而委之以國夷吾乃爲之作內政與鹽莢委幣以斂州縣之穀守準以御輕重之權舉齊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且曰國之重器莫重於令虧令者死益令者死不行令者死留令者死不從令者死桓公卒賴其計以成九合之功子產之相鄭也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作邱賦制參辟鑄刑書舉鄭國之政而更張其大半雖國人孰殺子產之謠叔向將亡多制之書士文伯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不火何爲又六月火現而鄭果災之先見明驗亦銳然行之而無所疑畏卒之鄭賴以安雖晉楚之強莫能加焉又其下如。

衛鞅之於孝公盡取秦法而更爲之盡取秦民而束縛馳驟之雖甘龍辨說之煩秦民言令不便者以千數而鞅終不爲沮卒之國內大治諸侯重足屏息爭西嚮而割地彼數子諸侯之貴臣爾然皆以其計數之審果敢堅忍大得逞於其國而公以不常有之材當四海爲家之日君臣相契有如魚水乃顧落落如彼者時勢異而媚忌眾故也夫國內多故四境多敵譬彼舟流不知所屆惟才與智眾必歸之此管仲諸人所以得志也宋之治體本涉優柔真仁而降此風寢盛士大夫競以含糊爲寬厚因循爲老成又或高談雅望不肯破觚解纜以就功名而其小人晏然如終歲在閑之馬雖或芻豆不足一旦圉人翦拂而燒剔之必將趯然蹄而斷然齧當此

時而欲頓改前轍以行新法無惑乎其駭且謗矣公之所以
不理於口者此也賈誼年少美才疏遠之臣慨然欲爲國家
改制立法當時絳灌之徒雖甚害之而未至如是之甚者以
誼未嘗得政而文帝直以眾人待之也公合聞廣譽傾一世
既已爲人所忌加以南人驟貴父子兄弟蟬聯禁近神宗又
動以聖人目之而寄以心膂及橫議蜂起公又悍然以身任
天下之怨力與之抗而不顧公之所以不理於口者此也古
人自修正家以至治國平天下莫不有法而懿德善道實行
於其間未有舍法度而可以爲仁義者也或乃謂公不務其
本而專事法度然則孟子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之說非
耶古者水土初平卽底慎則壤以制國用周官一書理財最

備而大易明著理財正辭禁民爲非之訓蓋古之人未嘗諱
理財也後儒始忌諱爾而或病公專言理財然則國非其國
可耶宋之儒者大率據經泥古尊三代而羞漢唐至有欲復
井田封建之法者然亦幸其未試爾如其試焉能不如公之
鼓謗乎當時一伊川在朝其事權視公不啻十分之一而已
不勝其醜詆之多則於公又何言哉元豐之末公旣罷相神
宗相繼徂落羣議旣息事體亦安元祐若能守而不變循習
日久膏澤自潤孰謂非繼述之善也乃毅然追懟必欲盡罷
熙豐之法公以瞑眩之藥攻治之於先司馬公又以瞑眩之
藥潰亂之於後遂使國論屢搖民心再擾夷想當時言新法
可不罷者當不止於范純仁李清臣數子特史氏排公不已

不欲備存其說爾不然哲宗非漢獻晉惠比也何楊畏一言而章惇卽相章惇一來而黨人盡逐新法復行哉悲夫始也羣臣共爲一黨以抗君終也君子小人各自爲黨以求勝糾紛決裂費時失事至於易世而猶不知止從古以來如是而不禍且敗者有是理哉公昔言於仁宗謂晉武帝因循苟且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棄禮義捐法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淪於夷狄者二百餘年又謂可以有爲之時莫急於今日過今日則恐有無及之悔由此觀之靖康之禍公已逆知其然所以苦心戮力不畏艱難不避謗議而每事必爲者固公旦天未陰雨綢繆牖戶之心也况熙豐之用章惇公爲之也元祐之用章惇亦公爲之乎而古今議

者乃以靖康之禍之獄獨歸於公無亦秦人梟鬻參夷之習未亡乎名實者政事之本治亂之原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卿大夫之心迹莫不詳其本末權其輕重而折諸天以正名議辟功罪不相掩也夫是以天理明而王法著禮樂刑政可得而措焉由公而前若唐晉兩漢之世由公而後若崇觀宣靖紹興開禧之間大臣之賢不肖可知也然或幸而得免於司寇之議或雖議而未盡其罪或適得本罪而未誅其意乃公獨以體國之忠救時之志而蒙眾惡皆歸之謗使後世幹蠱興事之臣戒於覆轍而妬賢嫉能之輩引以藉口此吾所以痛悼千萬世名實之不正也雖然公亦不得無罪焉夫天地之道浸言以漸也況於人事哉而公乃謂論善

俗之方始欲徐徐而變革思愛日之義又將汲汲於施爲坐此蔽而欲速之弊不免矣古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於革之時必以己日乃孚革言三就爲訓而公乃謂以物役己則神志有交戰之勞以道徇眾則事功無必成之望坐此蔽而自用之弊不免矣當世之患上之人畏下太甚而不能果斷下之人持上太急而動生謗議公之意見偶蔽於此故於異議之人概以讒說罷之然臯陶吁咈反以相和周召異同不妨共政公不以此自勉而欲以誅罰勝之豈子產安定國家必大焉先之道耶公嘗謂洪水之患不可留而俟人而諸臣之才惟鯀優於治水故雖方命圯族而不能舍鯀其平昔議論如此所以不恤眾論而用章呂者。

亦曰姑取其才以濟吾事爾然豈有欲求善治而用小人既用小人而無後悔者耶數者公之罪也雖不無不幸於其間然律以皇極無有偏黨好惡之義誰能爲公諱也公之文集凡百卷邑以公重故集有地名自宋以來文章名家累數十往往退讓下風而莫敢爭列草廬日星海嶽之喻蓋定論也夫以公所立之高所任之大既如彼其文之不易及又如此徒以大中未協偏蔽猶存不能不競不綏不剛不柔以通天下之志渙天下之羣故雖遭逢誼辟而阻撓牽奪之餘非惟不足以酬其堯舜君民之心反以增重異議者之勢使之勇於附和而抑蔽其君臣相與之至情正義於天下後世然則後之儒者其母以影響未試之學而自許太過也夫其尙克

三少公年譜 卷四
三
僞去蔽以爲王治之本而母以議論勝事實也夫或曰使神
宗享國比於殷武而公之行政得如管仲將羣疑終不亡而
事功終無成乎予曰嘻此予所以重爲公慨也此予所以知
天之無意於宋也不然以彼之君臣乘崇高富貴之勢而久
於其道乃顧出齊桓管仲諸人之下耶是爲序嘉靖丙午秋
八月望日邑後學章袞汝明謹書

考略曰章袞臨川人嘉靖二年進士選授御史提督南畿
學政屢進陝西提學副使所著有學庸口義章子瑱言惟
此序專就攻新法者言之洋洋灑灑數千言而條理甚明
亦不雜以講學習氣尤爲諸序中不可少之文

明陳伯容

汝鎬

甘露園長書四論

王安石一

介甫以新法負謗於當時貽指摘於後世善狀不彰而惡聲
嘈嘈滿耳此古今一大冤案卒未有開而赦之者何也今姑
無論其立法之是非與閭閻之利病試就攻介甫之人而反
覆其議論有以見攻之者之好勝而不情而曲不在介甫也
熙甯新法所稱最爲民害者莫如免役青苗而斷斷新法立
赤幟而攻之者在當時莫如蘇子瞻范堯夫而在後莫如朱
元晦子瞻論免役之害謂役人必差同鄉戶如衣之必用絲
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換乃君實議復差役又極
言役可雇不可差雖聖人復起不能易農民應差官吏百端

需求比於雇役苦樂十倍而堯夫亦謂差役一事當熟講不然滋爲民害然則向之所謂必不可行而以爲有錢荒之弊者又後之所謂必不可罷罷則滋害而以俟聖人於百世者也朱元晦恨介甫汲汲財利使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及建社倉則夏受粟而秋息以償猶之乎青苗法也有問之者元晦奮然曰介甫獨散青苗一事是耳因作社倉記以述其意復上其法於朝朝以其法下之於諸路而堯夫當元祐時亦嘗有復散青苗足國用之請然則熙甯諸老所鬩爭而以爲有蠶食督責之弊者又堯夫所復請以足國而元晦所陽避其名而陰祖其實者也卽三君子以例餘人而一時爭辯皆好勝可知卽免役法之不可罷青苗法之可以罷而復行

乃可易名爲社倉以例餘法而一切設施皆便盡可知周茂叔不嘗喜好介甫與語連日夜乎不娓娓頌熙甯新政之美

乎

事具蒲宗孟墓碣

以茂叔所嘉與而樂頌者而流俗曉曉不已後

之人又從而吠聲焉嘻甚哉原介甫所以負當時謗而貽後世指摘不解者一則峻法逐言者以期於法之必行而爲士大夫所不喜一則更張無序講非常之原於旦夕間以與愚民慮始紛紛而爲閭里市井所驚疑重以用事諸臣推行太過浸違初旨者比比有之此則介甫所不得不任其咎者而法無恙也奈之何咎介甫而遷怒於介甫之法哉豈惟遷怒於其法且併遷怒於其所與之人而俾之無所容於天地如李定是已定之自秀州入也舉朝喙齧爲匿服不孝而定自

辨實不知爲仇氏所生疑不敢服故以父老侍養解官本傳亦謂定分財賑族家無餘貲得任子以與兄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用情厚矣世有厚於宗族與兄之子而反薄於其母乎世有能解官侍養父而不能持所生母服乎此事理之必不然者今徒以附合新法之故橫被以不孝之名不以本傳求之一往污蠛無浣濯之路矣嗚呼厚士而忍污蠛之甘心焉又何怪良法而不曉曉爭曰罪之魁而禍之首也

王安石二

楊中立當靖康初論蔡京以繼述神宗爲名實挾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加王配享孔廟今日之事雖成於蔡京實釀禍於安石此語旣倡口實翩翩以熙甯爲禍敗靖康之始基以

安石爲鼓舞蔡京之前茅不惟下誣安石抑亦上累神考今
史牒具在凡京所逢迎如虛無是溯土木是崇脂膏駿削於
下而惰慢盤樂於上蝨國害民非一政然何者爲熙甯之政
凡京所交結如內侍則童貫李彥梁師成佞倖則冲動父子
執政則王黼白時中李邦彥輩挑釁召亂非一人然何者爲
熙甯之人雖京弟卞館甥介甫而京不以下故受知介甫用
事於熙甯元豐之間也何與介甫事而謂致有今日之禍者
王安石乎惟尊配享特借此爲欺君盜寵之地而庶幾彌縫
其不肖之心耳如篡漢爲魏者未嘗不藉口於舜禹之事造
作符命弄孺子嬰於股掌者未嘗不以周公之居攝爲解豈
可謂三讓登壇厲階於讓德稽首而負扆南面乃教後世以

稱假皇帝成卽真之謀哉夫京惟不能繼述熙甯之法卽保甲一事已足以尊武救敗杜南牧之萌而寢北轅之釁矣何者宋武衰而積弱之國也將權釋於杯酒而藩方之兵弱天子之禁軍以戍邊備征討而王畿之兵弱招游手而湮刺之旣違土著兼困民供而所在防禦之兵弱以故金虜一訐陷朔代圍太原下燕薊直擣汴京有南朝無人之歎而太后手詔亦有人不知兵之恨使保甲不廢則訓練以時韜鈴日熟家有千櫓而人皆敵愾縱胡馬南嘶亦何至掉臂行數千里無一城一壘攖其鋒者而又何至紛紛召集下哀痛勤王之詔哉故吾以爲編保甲習民兵已逆知他日之必有靖康而靖康之所以河決魚爛者正以保甲之法壞蒙其名而棄其

實額日廣而銳日銷驅病婦弱子張空拳以與餓豺狼鬪而立碎於瓜吻之下耳尙介甫之詛且詈乎抑又有疑熙甯新法皆法所不得不新而獨增置宮觀使以處異議落職之人爲崇左道而紊官制然先後諸老靡不喋喋新法之爭者至宮觀有差則以天子之膺力侍從句管昏淫之鬼而提舉之反安焉噤不聞出一語而太一神霄醴泉萬壽之踵相望而奉祠者皆前日扼腕新法之人也豈祠祿實便於己而諸法乃無一便於國而更以爲靖康禍本乎信矣夫宋人之議論多也

司馬光一

靖康之禍論者謂始於介甫吾以爲始於君實非君實能禍

靖康而激靖康之禍者君實也夫新法非漫然而姑嘗試之者每一法立其君其相往復商訂如家人朋友相辨析積歲彌月乃始布爲令甲而神宗又非生長深宮懵於闔里休戚之故者推利而計害原始而究終法未布於方內而情僞已瞭澈胸中如列眉故雖以太后之尊岐王之戚上自執政下逮監門競苦口焉而不爲中止雖其間奉行過當容有利與害鄰而實與名戾者要在因其舊以圖其新救其疵以成其美使下不厲民而上不失先帝遺意斯宵小無所乘其間而報復之禍無從起矣安在悻悻自用盡反前轍以太后諸人爭之而不能得之於神宗者今以范蘇諸人爭之而亦不能得之於君實一有逢己之蔡京則喜爲奉法蓋先帝肉未冷。

而諸法破壞盡矣是欲以臣而勝君而謀之數十年者可廢之一朝也是謂己之識慮爲能賢於先帝而昔以爲良法今以爲秕政也不大橫乎孔子何以稱孟莊子之不改父臣與父政乎今其言曰先帝之法其善者百世不可變若王安石所建立爲天下害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夫以神宗之爲君豈政出甯氏聽穿鼻於其臣者而云安石所建立乎安石免相在金陵者八年新法之行如故也安石建之能使神宗終身守之而不與手實鬻祠俱報罷乎且元祐之剷除更張無子遺而所云百世不可變者安在乎吾恐先帝有靈目不能一日瞑地下也又云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夫一切因革所爲告於宗廟頒而播之天下臣民者吾君之子不曰

吾君之母也君母而可廢閣先帝行事是呂后之所以滅劉而武后之所以篡唐爲周也人臣而可挾母后之權弁髦其主是徐紇鄭儼李神軌之共相表裏而勢傾中外也尙可訓乎况元祐之初嗣君已十餘齡矣非遺腹襁褓而君者朝廷進止但取決於宣仁而嗣君無與焉雖嗣君有問而大臣無對此何禮也蘇子容危其事每謂諸老母大紛紜君長誰任其咎而哲宗亦謂惟蘇頌知君臣之體蓋哲宗之藏怒蓄憤已不在紹聖親政之日而小人之逢君報怨亦不待惇京用事之時矣何者人臣而務勝其君以爲忠豈人子而不務繼述其父以爲孝上見其意下將表異一表之於章惇而羈管竄逐無虛日再表之於蔡京而爲妖爲孽外假紹述之名而

以濟其私而宋事不可爲矣君實不當少分其咎哉孔子曰
言必慮其所終行必稽其所敝不慮終不稽敝乃舉而委之
於天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天可倖乎天而以死先君祚宋
乎則太甲之顛覆典型爲天實祚商而漢惠帝之與曹參輩
守畫一而清淨焉爲天不祚漢矣

司馬光二

然則史何以是君實而非介甫豈是與非皆兒戲不足爲明
徵考信之地與曰史何可廢也惟是熙豐元祐之史則不幸
而近於兒戲夫史公評也定論也評不公爲曲筆論不定則
毀譽以愛憎而讀者靡所適從陳壽被撻於蜀而謂將略非
武侯所長魏收德揚休之助已作佳傳以報而既貪且虐之

父以惠政稱之口語訖於今而未已神宗實錄始之以范祖禹而終之以范冲祖禹君實之門人也君實與介甫爲水火而史作於其門人之手有不舉之使升天按之使入泥者乎於是乎有蔡卞之芟改有陸佃之重修不旋踵而范冲朱墨史行矣而冲又祖禹之子也祖禹坐詆介甫獲罪死而史復竄易於其子之手重以天語之丁甯有不修父之怨詆益深而益巧者乎一介甫一君實耳前是之而後非之甲非之而乙是之以此定論論定乎評且公且私乎曾公亮謂上與介甫如一人神宗亦謂自古君臣如朕與安石相知絕少而范氏父子皆盡書安石之過以明神宗之聖夫既君臣相知如一人矣則有唱必和既都且俞神宗雖聖安石得取分焉而

過安石亦所以過神宗矣又何必揚上休美而聚諸不美之
談斂之此一人之身也哲徽二宗非神宗子乎哲宗謂祖禹
錄神宗事非實而刊定之以金陵日錄徽宗當失國播遷之
餘聞有攜日錄來者亟輟衣鬻而視之是二君終不以安石
爲過也知變法實先帝本意而過不在安石也先帝不以爲
過先帝之二子不以爲過而秉筆者務索其疵而求其疵不
少貸何意哉況蔡史之專是介甫與范史之專是君實等耳
是介甫者有所私不得稱信史是君實者獨無所私一一皆
實錄乎使范氏史可信則蔡氏史亦可信又何所據而此之
信彼之疑也陸農師嘗謂新法擾民謂介甫拒諫其於介甫
非苟同者而亦指范史爲謗書蓋譏稱之難憑而谷衮之失

實有不可勝記者矣後之人乃得攘臂於其中據一家私議論而詛之祝之曰某也是某也非嗚呼愚哉然范史遂行於世而日錄湮不傳何也曰蔡京假紹述爲身利身之不保而國亦隨之建炎紹興之政羞稱焉故尊元祐而黜熙豐熙豐黜而日錄黜矣若之何其行之也

考略曰予聞無錫顧棟高著有王荆公年譜求之十餘年至嘉慶戊午乃因金匱顧公響泉

光旭

從其家鈔得之及

觀其自序云嘗緝司馬溫公年譜成說者謂汴宋之局溫公與荆公爲乘除譜有司馬而無王則是紀美而貸惡卽於勸懲之道不備及較觀陳氏長書所論亦以司馬爲言而主意各別判若天淵適予全部稿亦成其是非所散見

於語中者已略具矣故於二公書均可置勿辯惟陳氏以一人獨見似爲眾耳所駭聞不得不悉錄之安知天下之大數千百年之後不復有眾惡必察如陳君者哉陳君名汝錡字伯容高安人萬厯間貢生官止教諭著有周史總長書短書此四論卽從長書錄出者也伯容於陳邦瞻德遠爲叔父行德遠官尙書以文名世子觀所著宋史紀事本末一書傳安石事與羣言無異遂不能無異於伯容而伯容乃以異獨傳

閱案紹聖元年御史中丞黃履言前宰相司馬光昨自先帝識拔進位樞廷光以不用其言請歸修史先帝盛德優容曲從其欲書成仍以資政殿學士榮之其恩可

謂厚矣迨垂簾初朝廷起光執政當時士論翕然稱之
以謂光真能弼成盛德上報先帝不謂光深藏禍戾追
忿先朝凡有所行皆爲非是夫法令因革因緣時宜豈
有一代憲章俱無可取歸非於昔斂譽於身此而可容

孰爲咎者

見通鑑長編百
畢一卷下同

又監察御史周秩言司馬光

以元祐之政以母改子非子改父夫宗廟之計朝廷之
政必正君臣之義以定父子之親豈有廢君臣父子之
道而專以母子爲言又紹聖元年六月戊午詔曰送往
事居是必責全於臣子藏怒宿怨豈宜上及於君親朕
繼體之初宣仁聖烈皇后以太母之尊權同聽覽仁心
誠意專在保佑朕躬自以簾帷之間見聞不能周及故

不次以用大臣推心以委政事非獨倚任者艾所冀恢
明聖躬司馬光呂公著忘累朝之大恩懷平時之缺望
幸國家之變故逞朋黨之奸邪引呂大防劉摯等或並
立要塗繼司宰事或迭居言路代掌訓詞或封駁東臺
或勸講經筵顧予左右前後皆爾所親於時賞罰恩威
惟其所出周旋欺蔽表裏符同宗廟神靈恣行訕讟朝
廷號令輒肆紛更輕改役法開訴理之局使有罪者僥
倖下疾苦之詔誘羣小之謗言誣橫斂則淫蠲苟免之
逋誣厚藏則妄託常平之積崇聲律而薄經術任穿鑿
而紊官儀棄境土則謬謂和戎弛兵備則歸過黷武城
隍保民而罷增濬器械資用而輟繕完凡屬經綸一皆

廢黜人材淆混莫辨於品流黨與縱橫迭分於勝負務
快乘時之憤都忘託國之謀方利亮陰之不言殊非慈
闡之本意十年同惡四海吞聲虜計得行邊防受害昔
先王受命召公惟闢國之聞江左雖微興宗有易代之
嘆天下後世其謂朕何臨朝弗怡視古有愧况復疏遠
賤士昧死而獻言忠義舊臣交章而抗論迹著明甚法
安可私云云觀戊子詔書合黃周之疏論雖有過甚未
盡無因綜錄於斯天下後世試平心尙論 又通鑑長
編紀事本末九十四卷元祐二年六月甲申彭汝礪言
時爲起居舍人執政有問
新舊之政者汝礪因言政無彼此之辨歸於是而已
今之所更大者取士及差役法行之而士民皆流言未

見其可也 又七月甲寅權開封府推官張商英上書
言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今先帝陵土未乾奈何便議更
變閱案此二人皆是據事理而言並非袒護王安石者
可知司馬公當日實有客氣勝心不協輿情者矣 又
通鑑長編記事本末一百單八卷元祐元年初范純仁
自慶州召入純仁素與司馬光親厚聞光議復行差役
法純仁曰法固有不便然亦不可暴革蓋治道惟去太
甚者耳又況法度乃有司平之事所謂宰相當爲撻
求賢才旁列庶位則法度雖有不便於民者亦無所患
苟不得人則雖付以良法失先後施行之次亦足以爲
病矣言於光光弗聽純仁嘆曰是又一王介甫矣復折

簡遺之曰蒙示奏稿益見公之存心然此法但緩行而
熟議則不擾民急行而疏略則擾民今公甯欲擾民而
且將疏略之法使繆吏遽行其擾民又在公意料之外
公既知純仁不欲速而示以益堅之意蓋欲其知罪而
默默耳默默何難人人皆能不止能默亦可贊公使公
喜而自容於門下何用犯公怒而喋喋也若果如此則
是純仁不若少年合介甫求早富貴也何用白首強顏
於此媚公求合哉惟其如此所以願公一顧而提攜至
此惟萬加采擇焉光亦弗聽也閱案范公言如此懇至
司馬光大賢乃亦不聽然則人之苛責介甫者亦已甚
矣 又三年二月翰林學士蘇軾言臣聞差役之法天

下以爲未便獨臺官數人者主其議以爲不可改磨厲
四顧以待言者故人畏之而不敢發耳又曰臣每見呂
公著安燾呂大防范純仁皆言差役不便但爲已行之
令不欲輕變又曰昔人雇役中等人役歲出役錢幾何
今者差役歲費錢幾何以此計算利害灼然而況農民
在官貪吏狡胥百端蠶食比之雇役苦樂十倍又五路
百姓例皆樸拙差手分須至專雇慣習人尤爲患苦其
費不貲民窮無告監司守令觀望不言若非此一事則
何致傷陰陽之和至於如此 又有張行者遂甯人述
之孫也行上言神宗議納役錢蓋嘗謂之助役矣爲若
止於助則未能盡免將使役亦差錢亦差於是更爲免

役其慮深矣今乃廢免而復差上違先帝燕翼之謀下拂元元安業之願豈曰述事乎又曰臣恐議者以爲朝廷有心於改法無心於便民昨日改之爲天下之民今日復之爲天下之民無容心於其間也幾至編竄閱案受盡言之難如此然此實非所望於司馬公也

明楊用修慎丹鉛錄四條

瓊語之一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啓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謂也慎案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

後漢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而顯
遭戮國史名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惡又眾至於後
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
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
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
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碣與州吁
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並列
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
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
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
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

若夫引羣邪害眾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愆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長久遂怒而擊碎之夷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耶

考略曰荆公詩神姦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合謀非一日太邱眞復社亡遲其二曰泰壇東路繞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尺五荒林時見一柴荆楊用修以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而其意則啓於王安石曹社詩考荆公詩題游城南卽事二首所謂城南者卽

今徐州之城南也九鼎沈於泗水秦始皇時使千人沒水
求之弗得卽此也所謂卽事非專爲九鼎而作是詩也用
修改曰曹社詩乃牽入元祐黨碑謂喻新法異意之人則
與改白鶴吟而牽入爭新法者何以異此詩有二首用修
只錄其一而肆口譏訕如此試以第二首詰之其意又安
在用修又以安石列於名臣錄大爲文公罪用修豈果以
名臣錄爲等於孔子春秋耶昔孔子作春秋太史公謂其
采善貶惡非獨刺譏而已今考名臣錄安石傳共三十六
條凡安石未當國以前所見稱於當世賢公卿大夫士者
不具論卽如歐陽公會子固黃魯直所稱道安石之賢則
人家有其書而此錄無一語及之所采若邵氏聞見錄温

公瓌語涑水記聞東軒筆錄則皆詆毀醜惡靡不畢載用
修尙以安石得列於此錄爲榮以文公列安石名臣爲輕
於惡惡耶吾竊謂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
者尤莫甚於言行錄何則邵氏魏氏司馬氏諸書以及此
外詆毀安石尤甚者一經名臣錄采入於是元人修史皆
以大賢所錄爲可信亦遂盡筆之於史自是後人讀史者
祇知國史爲信而不知雜出於紀載私書故曰安石得謗
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者莫如此錄爲甚也安石錄
於名臣有惡而無美豈足流芳徒然遺臭而已而猶以是
罪文公用修倡之張受先和之何芳臭之不辨也

人事類之一

楊用修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杜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立審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此言一出遂爲

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遇孔子必膺少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庭私祠之於州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人迷邪今世猶聳矚乎不可因程朱之言而貫此古今第一小人也

考略曰昔神宗信用安石安石之得君雖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不是過也後來攻新法排安石者雖眾未有議及神宗者則以神宗固勵精圖治之主而又有恭儉仁愛之德其任用安石雖專無非同有以安天下之心也周德恭何如人乃斥神宗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德恭倡之

用修和之夫赧亥桓靈皆亡國之君而胡亥殘賊尤不可
與赧桓靈並論德恭以異代臣子非毀前世之賢君毫不
顧忌匪惟不仁抑亦無禮嗚呼德恭何爲而至此極也用
修讀萬卷書宜於古今治亂興衰之迹人君賢不肖之相
去若權衡於輕重較然不爽其猶以其言筆之書而稱爲
最公最明嗚呼用修何爲而至此極也德恭謂安石奸邪
合莽操懿溫爲一人夫彼皆前代篡弒之臣已有成事者
也安石新法之行果有潛移宗社之邪心乎然而德恭倡
之用修和之而猶未已也曰秦之亡猶商鞅宋之亡由安
石安石自嘉祐以來久達宸聰辭修起居注不就辭英宗
召不赴其聲名滿天下卽謂借韓呂爲巨室已屬毀者妄。

言何有於得君由藍元震哉用修又謂程伯子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大非是予考後來極毀安石學術者程門弟子楊中立也程門弟子錄二程遺書無非詆毀安石之言新安名臣言行錄於安石亦無一好語今謂不可因程朱之言貫此古今第一小人是又於程朱之書似全未入目也程子之言固非爲異日調停張本而又忽及於荆公祠堂記謂象山全祖此意則尤謬說象山與胡季隨書自謂此記乃是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安有一言及於調停哉象山方自謂此斷百餘年未了大公案而其後議此記者宋季則有黃東發明宏治間則有周德恭穆孔暉最甚自楊氏之附德恭王氏之附孔暉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

而聚於一人之身於是以象山時大公案中所未有者而
大公案又出矣後之人雖欲從而斷之其將何時了耶東
發論見於黃氏日鈔孔暉書載於池北偶談

字學類之一

黃魯直跋范文正公帖曰范文正公帖落筆痛快沈著極似
晉宋人書往時蘇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文
正公書與樂毅論同法予少時得此評初不謂然以謂才翁
傲睨萬物眾人皆側目無王法必見殺也而文正待之甚厚
愛其才而忘其短也故才翁少屈董狐之筆耳老年觀此書
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大槪文正妙於世故想其鉤指迴
腕皆優入古人法度中今士大夫喜學書當不但學其筆法

觀其所以教戒故舊親戚皆天下長者之言也深愛其書則
深味其義推而涉世不爲吉人志士吾不信也又跋范文正
公書伯夷頌曰范文正公伯夷頌極得前人筆意如斯人不
以書立名於來世也然翰墨乃工如此又跋范文正公詩曰
范文正公在當時諸公間第一品人故予每於人家見尺牘
寸紙未嘗不愛賞彌日想見其人此山谷之言也而用修非
之其言曰蘇宋才翁筆法妙天下不肯下一世人惟稱范文
正公與樂毅論同法黃山谷謂才翁傲睨萬物眾人皆側目
而文正公待之甚厚故才翁論書少屈董狐之筆山谷此評
此非君子之言文正公字法實入書家之品才翁非佞語也
王荆公字本無所解評者謂其作字甚忙世間那得許多忙

事山谷阿私所好謂荆公字法出於楊虛白又謂金陵定林
寺壁有荆公書數百字昔未見賞音者何荆公字法當時無
一人賞音而山谷獨稱之耶才翁曲筆於范文正公不猶愈
於山谷獻諛於王安石乎此用修之言也蔡子於是見之而
大駭作考略

考略曰山谷謂少時得才翁此評初不謂然故云少屈董
狐之筆老年觀此書乃知用筆實處是其最工山谷立說
如此分別少時老年甚明並觀所跋文正書共三帖因論
書而及文正之爲人雖童子稍解文義皆知其爲推尊文
正甚至也何用修徒據少屈董狐之筆一語而不顧少時
老年四字大肆譏評用修其醉耶夢耶白日病狂耶目因

論范公書並及荆公之本不解書尤甚異荆公一生雖不欲以書見長山谷親見荆公書而以楊少師擬之用修生數百年後固未嘗見其書者何得遽斷其於字本無所解又曰當時無一人賞音而山谷獨道之夫米元章張邦基非與荆公同時者乎張南軒朱晦菴非皆親見荆公遺墨而稱道其善書者乎用修非醉非夢非病狂曷爲於諸賢所評皆不錄而曰無一人賞音卽南軒稱王丞相書佳處甚詳用修亦舍去勿錄而獨記作字甚忙一語何也荆公當國時山谷固未在朝卽用修所指爲阿私所好乃在定林寺壁間書及摹刻書陶隱居墓中文則荆公已沒又何所覬覦而藉是以獻諛於地下耶用修因論范公書而毀

及於荆公書又因荆公書而毀及山谷之獻諛並不顧獻
諛在生前死後謂之曰醉曰夢曰病狂不亦宜乎余因全
錄山谷跋語並荆公書見賞於前後者備錄於後覽者得
以考焉

黃魯直跋王荆公書陶隱居墓中文曰熙甯中金陵丹陽
之間有盜發塚得隱起輒於塚中識者買得之讀其書蓋
山中宰相陶隱居墓也其文尤高妙王荆公嘗誦之因書
於金陵天慶觀齋房壁間黃冠遂以入石王荆公書法奇
古似晉宋間人筆墨此固多聞廣見者所欲得也又題王
荆公書後曰王荆公書字得古人法出於楊虛白虛白自
書詩云浮世百年今過半較他籟瑗十年遲荆公此二帖
近之往時李西臺喜學書題少師大字壁後云枯杉倒檜
霜天老松烟麝煤陰雨寒我亦生來有書癖一回入寺一
回看西臺能賞音今金陵定林寺壁荆公書數百字未見
賞音者又云荆公書法奇古似晉宋間人筆墨又云不著
繩尺而有魏晉間風氣又題法帖王濛書云荆公嘗言學
書濛

襄陽米芾元章書史曰楊凝式字景度書天真爛漫縱逸類顏魯公爭坐位帖王安石少嘗學之人不知也元豐六年予始識荆公於鍾山語及此公大賞歎曰無人知之其後與予書簡皆此等字 又海岳名言曰半山莊臺上故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文公學楊凝式書人少知之予語其故公大賞其真鑒

考略曰據此則米元章謂文公學楊凝式書與山谷同豈元章亦阿私所好耶又謂半山莊臺上多文公書今不知存否亦為文公薨後之言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書清勁峭拔飄飄不凡世謂之橫風疾雨黃魯直謂學王濛米元章謂學楊凝式以予觀之乃天

然如此張敬夫曰王丞相書初若不經意細觀其間乃有晉宋間人用筆佳處又云予喜藏王丞相字畫丞相於天下事多鑿以己意顧於字畫獨能行其所無事晚年所書尤覺精到又云荆公率意而作本不求工而蕭散簡遠如高人勝士傲衣破履行乎高車駟馬之間而目光已在乎牛背矣考略曰此見於董史皇宋書錄

朱子題荆公帖云先君子自少好學荆公書家藏遺墨數紙其偽作者率能辨之先友鄧公志宏嘗論之以其學道

於河雒學文於元祐而學書於荆舒爲不可曉者今觀此
書筆勢翩翩大抵與家藏者不異恨不使先君見之因感
咽而書於後又題荆公帖云熹家有先君手書荆公此
數行今觀此卷乃知其爲臨寫本也恐後數十年未必有
能辨之者略識於此又跋韓魏公與歐陽文忠公帖云
張敬夫嘗言平生所見王荆公書皆如大忙中寫不知公
安得如許忙事此雖戲言然實切中其病今觀此卷因省
平日得見韓公書蹟雖與親戚卑幼亦皆端嚴謹重略與
此同未嘗一筆作行草勢蓋其胸中安靜詳密雍容和豫
故無頃刻忙時亦無纖芥忙意與荆公之躁擾急迫正相
反也書雖細事而於人之德性其相關有如此者
熹於是警焉因識其語於左方慶元丁巳十月

考略曰新安嘗言先君子好學荆公書且曰恨不令先
君見之宜若甚愛荆公書矣及觀跋韓魏公帖竊又怪
其不可解有數端焉張敬夫言荆公書載於董史書錄
者曰能行其所無事曰木不求工而蕭散簡遠今而曰
皆如大忙中寫與前言何其戾也乃新安旣以敬夫爲
戲言而又以躁擾急迫以狀其太忙之實不知向言先
君子學荆公書爲何等書抑將並學其太忙而不免同
入於躁擾急迫乎且又推及有關於人之德性而已卽
因以自警其與向時恨先君不及見又何如其戾耶夫
寫字太忙本非可以論書法自敬夫倡之新安和之至

用修遂以荆公書昔時見賞於人者一概抹撥惟以敬夫此一言爲訛其可解乎予備錄新安諸跋語以見於荆公當一出一入要歸之無一好語不獨論書爲然也

詩話類史籍類二條

詩話類

題曰稱贊文章之妙

王半山評歐文云積於中者浩

如江河之停蓄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於雄詞宏辨怪如輕車駿馬之奔馳又稱老泉文云其光芒燦爛若引星辰而上也其逸馳奔放若決江河而下也

史籍類

題曰半山文妙

節錄王半山之文愈短愈妙如書刺

客傳後云云味此文何讓史記乎與讀孟嘗傳同關紐矣

考略曰曾子固作老泉哀詞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

也其輝光明若引星辰而上也今用修以爲半山稱老
泉文一誤矣又與子固原文大異再誤也半山學博才高
其長篇若上仁宗皇帝書洪範傳皆雄絕千古短文如憫
習三經義序與王子醕言兵與司馬諫議論新法則皆詞
簡義深又豈以檢束篇章字句見長哉用修乃謂半山文
妙尤在於短篇且若自矜獨識是豈足以言半山之文哉

國朝沈歸愚別裁集選李石臺來泰荆公故宅七律

十年高卧此東峯出處無端釁已叢洛蜀黨成終沈本改疑

誤國熙豐法做豈沈本改竟緣公爭墩已賦三山石記里猶

傳九曜宮漫向春風尋舊澤沈本改宅史書沈改生平功過

亦濛濛沈改史書中沈氏評曰由言利而變法由變法而紹

述由紹述而召亂則宋家南渡荆公有以致之也臨川人每

多諱言作者自存直道

考略曰右詩和蘇劍浦臨川十詠之一末有總跋云節錄半

山學問經濟本非宋代諸賢所可及新法功過自不相掩

温公考亭已辨之當日毀謗之言後人附會不白尤可浩

歎因爲拈出意在闡幽康熙元年十月二十四日附識

乾隆己酉予遇臨川李君

名考汾字齊舒穆堂侍郎之弟之子

於南昌旅次

曰近見沈氏詩選錄李石臺所作荆公故宅詩改易數字

又大肆譏評予因取李氏集覆閱之不知沈氏何惡於臨

川人謂於荆公多所諱言又何所愛於石臺改其詩爲能

存直道詩言洛蜀黨成終誤國熙豐法敝豈緣公竊謂元

祐紹聖黨禍此二語實爲千古定案矣今改終爲疑改豈

爲竟遂不得不改史書功過亦濛濛爲生平功過史書中

夫改人之詩以毀人又改人和詩以易其原韻何斯人之

不憚煩也石臺又有重和詩一首言周官實政終難毀則

與熙豐法敝豈緣公合矣宋史虛言久失公又與史書功

過亦濛濛合矣又詳著跋語於後沈氏亦能取重和詩及

諸跋語而盡改之乎夫必如其所改詩謂石臺猶存直道
可也否則以本詩言之豈非臨川人諱言荆公至是不又
益一李來泰乎六七百年來毀荆公者鉛襲舊說奚啻千
萬人沈氏何必改此一詩藉臨川人以攻臨川人公之得
謗愈積而愈多豈不以此也哉

蔡氏作五倫考五篇

君臣考

自漢唐至宋中間治君賢相乘風雲之會而同魚水之歡者固多有之而未有若神宗之於王安石也熙甯初立知汴甯府除翰林學士未數月而越次入對二年而參知政事三年遂同平章軍國事新法議起舉朝攻之者愈眾神宗信任之益堅安石何以得此於神宗哉蓋由神宗固大有爲之君而安石又爲世所不常有之人其欲振累世因循苟且之習而措天下於家給人足君臣固一德一心也七年辭位而去八年復召九年再辭遂終身不復出其再辭而再去也其君固強留之而不能其臣亦非有不得於君而決去且其言曰處

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憂意氣衰而精力做有曠失之懼
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弛乃能終不累國者蓋未有
也又曰欲及罪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世知止不殆之臣
庶幾天下後世於主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嗚呼有臣若此
其於大臣進退之義何歉焉安石去而封舒封荆爲僕射爲
特進十年之中遣賜湯藥存問無虛歲有君如此其於去國
之臣又何所歉哉後之造謗者於安石初仕置文潞公歐陽
公交薦於朝者不言而曰藉韓呂爲重於熙甯之入朝置仁
宗英宗屢召不言而曰由韓維素譽於東宮甚則曰得進由
於藍元震又於辭位而去也於神宗勅斷永奉不言一則曰
雖上亦厭之再則曰雖上亦厭之又曰太后亦嘗涕泣宮中。

也吾試有以詰之帝果厭安石一辭可聽之去曷爲懇至再
三而猶未允若安石所與王參政三書尤可證也且帝旣厭
之則安石旣去新法宜爲速改上以慰太后之心以全其孝
而已亦得少寬其厭惡之情何新法行於元豐猶十年而未
之改也夫以安石之得君如此神宗之信用其臣如此而卒
不能大有爲於當世實由朋黨有以激之也激而不已則有
元祐之更變紹聖之報復崇甯大觀之竄逐遂使奸邪得志
國勢敗壞以至於亡而猶不覺悟豈不哀哉且曰宋之亡由
安石一倡而百和作君臣考

父子考

荆公生於臨江官舍幼而隨父宦游年十九而孤其事父固

無可言者母長壽縣君曾子固稱道其賢於墓銘中安石事
母孝養見於上執政書上富相公書及辭官職諸表章甚備
亦無可言者及閱程氏遺書謂介甫事君不知道因及其平
居事親最孝亦想其孝之非實則雖未嘗明言其不孝已若
於孝道爲有虧是豈仁人君子論人所宜牽連若此哉公之
子雱幼負過人之姿長以科名自致通顯官止於天章閣待
制受詔纂修經義而不及軍國重務亦無可言者自臯韓富
之首其言見於邵氏聞見錄程氏遺書於是地獄荷枝之說
紛紛並起則因毀其父並及其子穆堂李氏旣辨其妄矣而
予於元澤本傳亦有所論著云女與子一也公有二女一嫁
吳持正一嫁蔡卞二女皆能詩荆公亦屢有寄二女詩亦無

可言者而說者曰安石女嫁蔡卞知書能詩蔡氏事必先與謀然後行卒以敗名荆公生子女皆聰俊其敗類流禍乃爾真間氣之鍾也此載於湧幢小品不知朱氏采自何書也又王氏池北偶談曰李騰空林甫女得道廬山卽李白送內往廬山尋女道士李騰空是也茅山有秦檜女繡大士像甚靈異見蔣說安石女最工詩見覺範詩云云曰此浪子和尙耳見吳曾漫錄又云蔡卞妻亦安石女能文三奸皆有如此女子亦一奇也嗚呼此王氏非毀女子也譽女子也然亦非譽女子也譽女子因得擠其父於林甫秦檜之列而以爲三奸王氏非毀安石又何其牽連之不憚煩若此哉以是毀安石者無之而不毀以至一家之中父子兄弟子女無一人得免

者於是作父子考

兄弟考

安石兄弟七人安仁安道皆爲異母兄相繼早卒安石爲文
哀之甚痛二兄一嫂未葬屢見尺牘章奏惟安國文學聲名
見推當世大賢兄弟倡和詩詞見於集中者亦多其死也曾
子固序其集稱孝友與安石同說者曰安國甚惡呂惠卿於
是有放鄭聲遠佞人之誚亦遂有鄭俠之獄而辭連安國是
不然夫惠卿敢於背安石何有於安國且事有無不可知也
是時輕薄者憤造僞書又安知非以鄭俠獄事後僞爲之以
實其惠卿之罪耶故遠佞人之說三載而三異詞

穆堂李氏
辨之詳矣

至哭影堂孰從而見之新法行而其禍滅門又何至此極安

國之不得大用亦未嘗不用也而曰由不悅於其兄使然於
是乎蘇軾薦王旂一表又作其言尤鄙俚不堪子瞻謂唐人
妄撰與大顛書雖退之家奴僕不爲今予於子瞻亦云安石
之誌常甫墓也曰先生孝友最隆於誌平甫墓則亦曰孝友
而安石友愛之誼其詩與文施於一兄一弟者尤可考而知
是孝友固王氏之家法也作兄弟考

夫婦考

嘗見魏泰東軒筆錄載豫國夫人叱葉均毛抗事高文虎蓼
花間錄載吳國夫人以錦帳嫁女事以爲二說雖瑣屑誕妄
猶無已甚之詞卽實有其事無大傷於名義固可置而勿辨
也及閱新安讀二陳諫議遺墨觀列荆公罪狀甚厲而其中

有曰使其妻窮奢極侈逐娣姒而詬斥官吏如林希魏秦之所書以爲安石不能齊家之證乃不可以不辨夫荆公之母與荆公夫人皆吳氏女吳敏父子三人皆起家成進士爲時聞人考曾子固誌永安君謝氏墓則安石之祖母也誌仁壽縣太君吳氏墓則安石之母而吳畋之女也安石所撰黃夫人墓表畋之配而安石之外祖母也畋爲敏之弟安石誌河東縣太君墓爲吳敏夫人而荆公夫人之祖母也考其文因以知諸夫人皆遵尙禮教上下和睦其被及於諸婦女無不知書能詩又不獨王氏閨門世有家法而得之外戚尤不爲無助安仁安道爲安石異母兄及其死無不喪事盡哀二兄二嫂未葬屢見尺牘奏章其友愛如此夫人安得有斥逐

娣姒之事安石守道安貧見稱於當世大賢甚著雖處卿相之貴自奉與寒素無異今而曰窮奢極侈豈卽錦帳嫁女之事乎而又曰斥逐娣姒則又不知其出於何書也要之一家之中自父子兄弟子女無一人得免者至是又及於豫國夫人而責其不能教家以爲安石之罪則讀二陳遺墨者之爲之也已甚也不得已於是夫婦考又作

朋友考

荆公生平交游最厚者曾子固外則孫正之王逢原孫莘老王深父劉原父貢父丁元珍常夷甫崔伯易諸人此皆文學行誼見推於當世大賢者也而後人詆毀荆公無論當時同行新法者旣盡目之爲黨指以爲小人卽後來稍官於熙甯

三才公金言 卷四
間於新法之行無所與亦必從而詆毀之如常夷甫崔伯易
其尤也惟逢原深甫原甫卒於嘉祐治平及熙甯之初丁元
珍軾軻兵戎間曾子固在外十年轉徙六郡至元豐三年而
後入朝孫正之終身不仕獨幸得免耳孫莘老以議新法不
合亦緣公事其於朋友交誼何傷哉及公謝政歸金陵莘老
往見之好爲議論者亦必曰人皆服其德量嗚呼使介甫果
小人耶旣常水火於朝何嫌遽絕於後必往見之奚爲使夙
爲貧賤之交莘老隆盛介甫零落可憫念其故舊之情一往
見之謂之有德量可也乃介甫以使相之重得遂其山林之
志君臣恩誼稠疊無間又以當時負才如子瞻道過金陵流
連唱和見於詩篇不一而止安得以莘老一見獨漫許爲有

德量哉且朋友有誄與銘並重使莘老非有深服於介甫生
前一往見足矣而死又何爲誄之至如介甫子固說者謂二
人始合終睽則予於書中已辨之作朋友考

蔡氏於卷末又作實錄考

實錄考上

神宗實錄初修於元祐者曰墨本紹聖重修者曰朱墨本渡江後至紹興四年再修於范冲以爲宣和間得之梁師成者卽此朱墨本也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二月四月而公薨是實錄爲公身後之書而必詳著於卷末者所以識黨禍所由來而公之受穢且蔓延於千萬世莫甚於此書作實錄考

當元祐初修實錄時呂大防劉安世諸人定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榜之朝堂是以安石無黨者而皆名之以爲黨及紹聖改元章蔡用事卽首舉所修實錄非是而以爲報復之端是朱

墨史一書元祐諸人實有以啓之范祖禹呂大防初修實錄
既盡書安石之過而紹聖反之自紹聖至紹興三十年間流
離竄逐痛深骨髓范冲爲祖禹之子相爲報復則凡元祐采
於涑水紀聞諸書增添不知其幾剗削朱墨新書所書安石
之美者又不知其幾且是時道學門戶日熾於是楊中立日
錄辨出矣李仁甫之長編又出無非取之渡江後所修者至
其甚則有讀二陳遺墨尙以攻詰安石爲未盡而搜羅雜說
尤夥自是元人遂纂入宋史而此書更無平反之日矣

實錄考下

熙甯實錄一書所甚昌言排之者陳瑩中也瑩中著尊堯錄
曰蔡氏尊私史而壓宗廟嗚呼瑩中祇知尊堯之名爲甚美

而亦知尊堯之實安在乎夫所謂尊堯者神宗也堯誅四凶
而天下咸服神宗以皋夔稷契待安石而諸人則盡書安石
之過有甚於共工驩兜則神宗亦得分過矣謂之尊堯可乎
安石在相位始終不過七年而神宗之行新法十八年而未
之有改一旦新君初立剗除成法殆盡雖曰以母改子而神
宗十八年天子非若中道崩殂小弱者比也設國無主母其
又何說之詞而謂之尊堯可乎且夫尊私史而壓宗廟瑩中
祇知安石日錄爲私史亦曾問元祐初修實錄范祖禹呂大
防盡采之涑水紀聞邵氏聞見錄獨非私書乎以私史改私
史又豈得謂之壓宗廟乎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初史多取司
馬涑水紀聞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則是以

私史抹私史此固其明驗也當元祐初陸佃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庭堅曰若是則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以此推之元祐初史其不得以宗廟壓日錄又明矣

劉拯字彥修南陵人紹聖初爲御史言元祐修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誣毀先烈願明正國典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徽宗時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徽宗立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

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等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爲之說故議論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謝文瓘陳州人徽宗立詔修神宗實錄文瓘請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任之而不二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
放此

考略曰陸佃劉拯諸人於元祐初修實錄未嘗有怨詞卽文瓘謂神宗能察衆多之口任安石勿二故朋黨消而威柄立尤甚切當日情事未可以爲率是安石而忽之也

王文公年譜考略節要卷四終

福州吳玉田鐫字